

臭鼬來了

翠軒

臭鼬有很多種。卡通片常見的，全身透黑，後頸兩道白貫穿背部，這種臭鼬，在美國各地很普遍。

卡通片中臭鼬的眼神、舉手投足，實在太可愛。連牠的臭，都被錯認是一種不臭的臭，挺迷人。



臭鼬所以臭，因為牠放臭氣。這臭並非腐臭，教人受不了。這臭在卡通片裡，只需幾個大大小小的圓圈○○○○就代表了。不是親身體驗，無法真正瞭解。我怎麼解說，都說不清楚。

一聽臭鼬兩個字，就會教人聯想到牠的異臭。雖沒見著牠，感覺空氣中，已經到處瀰漫，歷久不散。

臭鼬的震撼力，超強。

「臭鼬路」

初來美國，住舊金山，從未遇見臭鼬。後來搬郊區，頭一次見識牠的臭，我們知道牠來了。卡通片看多了，想看看牠的廬山真面貌。推門走到後院，牠早離去。心中悵然。



牠並不夜夜來，隔個一、兩天，路過一次。空氣中，一有熟悉的異味，我們便知牠在這裡。

郊區的房舍，左、右、後三面有木板矮牆與鄰居分隔。臭鼬都是鑽過我們與後鄰的木板牆下，一個牠早已挖好的地道，光臨我們後院。在花草、樹木底下巡邏一遍，然後穿過前院，繼續牠夜間的探險之旅。

這裡是牠必經之路，或早或晚，時間不一定。每隔幾天，一定來報到。我們是城裡的土包子，聽多了臭鼬，卻始終無緣見牠。發現有一段臭鼬路，好像這裡是個風水佳妙的好地方，可以享受異味。給人聽見，都要笑掉大牙的。

久聞異味，難免產生反感。我們用石頭泥沙，將臭鼬必經的牆洞堵得死死的，不想讓牠再經過。

晚上，只聽見臭鼬在木板牆的另一邊，鏗鏘鏘鏘，又是咆哮，又是怒吼，吵鬧了一整夜。

第二天清晨，風平浪靜。我們走到牆角邊，看見牠在原來被堵的老洞邊，另挖一個新洞。仍然遊走木板牆兩邊，通行無阻。

臭鼬路就是臭鼬路。一旦臭鼬下定決心，我們無法阻擋它。

「臭鼬來了」

不多久，我們遷居山腳下務農。鄉野地方，臭鼬特多。

平時，野獸順小溪，一路走上來。土狼、浣熊、臭鼬、白鼻心，各類野獸都有。臭鼬最常來。

夜色昏暗的時候，臭鼬靜悄悄的沿小路來到農場。牠到雞區，到珠雞區，試試牠的運氣，看看有沒有留在外面閒蕩，還不肯回窩；或找不到路而遲歸的雞與珠雞，順便撿個便宜，今夜就有交代了。

農場的阿狗，嗅到臭鼬，興奮的縱身衝過去。臭鼬沿小路竄逃，阿狗尾隨牠，窮追不捨。臭鼬乾脆停止逃亡，不慌不忙，後尾對準阿狗，豎起毛茸茸的尾巴，撲——，不偏不倚，噴了阿狗一身一臉的臭氣。



黃色濃煙，霧騰騰。阿狗滿身被噴，黃煙淹沒了阿狗。好一會兒，阿狗面帶衰相，從煙霧瀰漫中走了出來。

可不得了！據說被臭鼬噴臭氣上身，一天之內都消不了。只有跳進番茄醬裡，將全身浸泡許久，才得以勉強蓋住這臭氣。



除去臭氣，換成番茄醬的味道，也好不到哪裡去。何況農場哪有大量番茄醬足夠阿狗浸泡？冰箱裡僅有的半瓶還不夠阿狗浸一隻腳。阿狗得自己想辦法除臭。

阿狗將牠的頭、臉、前身、後身、左半身、右半身，一遍一遍，貼在草地上，猛擦猛刮。仰面朝天，俯臥貼地，用盡種種方式，外帶啊秋！啊秋！噴嚏不斷。

傍晚時分，牠身上的異味已經淡化。熬過今夜，明天就不會有臭鼬味了。

下次遇到臭鼬，阿狗得三思而行。

「鼬與珠雞」

臭鼬愛吃雞。牠來農場，必定先到雞區轉一圈。

早期時候，農場尚未養狗。農夫每天等雞統統回窩，才關雞門。偏有一晚，陰錯陽差，農夫稍有疏忽，雞門大開。正巧臭鼬路經此地。牠走進雞窩，東挑西撿，咬死大半的雞，臨走還順手帶走一隻。就在附近果樹區，好好享受了一頓土雞大餐。

農家本來對臭鼬沒好感，多用鐵籠誘捕牠。鄉下保護動物有規定，逮捕臭鼬不犯法，但是逮到臭鼬不可剝奪牠的生命，只准移送更深更遠的山區放生。深山生存不容易，牠又沿著原路跑回來，偷雞摸蛋。臭鼬禍害，永遠除不了了。



農場養狗後，野獸收斂許多，繞道而過。阿狗因為年輕氣旺，品行惡劣，不慎咬傷鄰居小朋友，法院裁罰必須日夜掛狗鍊，接受管訓。管訓期間，阿狗有狗鍊纏身，行動十分不便，活動範圍受到限制，在狗鍊為半徑的圓形面積之內。

臭鼬的機會來了。

正值珠雞選領袖。壯年新領袖起來，推翻老領袖，還將牠逐出珠雞區。牠在外遊蕩，尋找機會，重回珠雞區。剛一回去，大家合力追逐牠。牠再次被逐出境。試了又試，可憐老珠雞，就是回不了珠雞群。

夜晚降臨，老珠雞還在珠雞區外走動，眼巴巴望著其他珠雞，跟隨新領袖進了窩。從前都是由牠帶領大夥回家。今夜，牠獨自在外過夜。

當然，做珠雞也要面對現實。老珠雞選擇柳樹下，靠近阿狗休息的地方，與阿狗一同度過漫漫長夜。

半夜三更，臭鼬低頭尋尋覓覓，嗅嗅聞聞，來到珠雞區。牠一眼看見阿狗身邊落單的老珠雞，衝著老珠雞過去。老珠雞想阿狗會保護牠，穩當當，以不變應萬變。阿狗本能撲向臭鼬。沒想到，狗鍊的限制，牠並未觸及臭鼬絲毫皮毛。當下，臭鼬一個箭步，抓住老珠雞，在阿狗面前，就地解決了老珠雞。

阿狗在旁聲嘶力竭的汪汪叫，叫到喉嚨啞啞，把我們從屋內叫了出來。

遲了一步。只見地上一堆珠雞毛與空氣中陣陣異味襲人。

臭鼬留給我們無法挽救的爛攤子！

「臭鼬功」

農夫去飼料店購買捕獸器。影片中，深山獵戶捕熊、捕狼，踩上去就夾住腳，血流如注的那種陷阱，市上已經禁止出售。市面上現有的是舊式捕鼠籠般的鐵籠，小號比老鼠籠大兩倍，大號可容納中型犬。特點在兩端都開口，這是為尊重動物權利而設的裝置。野獸從一端走入鐵籠，帶到深郊，打開另一端籠門，輕鬆走回大自然。

臭鼬最愛吃土雞。農夫選一隻土雞，取下大塊香噴噴、油光光的新鮮雞腿，小心擺進籠內。又找一處牠進入雞區，經常走過的淺草堆，放置了陷阱。

我們擔心牠今夜不來，明夜不來，雞腿不新鮮，又有一隻土雞要倒楣了。祈禱牠快快出現。

一定是在老遠的小溪谷就聞到雞腿香。

天色尚未完全暗下來，牠已端坐在籠內，安心享用天上掉下來的美味了。



次日，天剛濛濛亮，我們去看牠。牠胸中早有打算，表現很平靜。見了人，立刻以背相向，豎起尾巴，瞄準目標。雙方保持一定的距離。我們多走近一步，牠隨時進入噴射的狀態。

聽鄉人說，逮到臭鼬用水淹，也有人用槍。或許有它的道理存在。我們是新來此地的外人，還是遵守保護動物的規定才好。

上次準備捕臭鼬，結果來的是山貓，見人就生氣咆哮。農夫駕小貨車，載鐵籠去深山，才打開籠門，山貓悻悻然一走了之。山貓放生，沒什麼大難題。

這次真的捕到了臭鼬，問題挺大。牠不生氣對人吼叫，牠噴射臭氣。

想來想去，也沒什麼好辦法。唯有硬著頭皮，倆人合力用黑色大號超級強力塑膠垃圾袋，將整個鐵籠裝運帶走。難免被牠噴到。幸好農夫動作快，大部分黃色煙霧都包進垃圾袋，身上淡淡的燻到些，無傷啦！

才送走一隻臭鼬，又來一隻。

這隻臭鼬從前面鄰家跑過來。

清晨，牠朝鄰家的方向走回去，遇上農夫。農夫一路驅趕牠，牠加緊了腳步。突然，牠停下來，尾巴一歪，噴口正對農夫。農夫立刻蹲下去。牠又開始逃跑，農夫再追。牠馬上做勢停了下來，豎起尾巴，再次朝農夫瞄準。農夫躲一邊，牠開始狂奔。

如此，歪一歪，躲一躲；追一追，逃一逃。牠尾巴對農夫，農夫就嚇得閃開。阿狗更永遠記取上次教訓，追是可以的，離開臭鼬幾呎遠，隨時準備遁走。

太陽爬上了屋頂。農夫與阿狗，終於將臭鼬逐出農場。難保牠不再來。

對於臭鼬，早已無可奈何。

「臭鼬洞」

很久沒看見臭鼬了。真不知道應該想念牠呢？還是應該慶幸牠沒來？

一天，農夫在果園區發現臭鼬的行蹤，趕緊跑來告訴我。

說是見到臭鼬一家子，兩隻臭鼬帶領兩隻幼鼬，浩浩蕩蕩朝溪邊的小路奔走。

哇！牠不但找到另一半，還有了後代。難怪忙到不行。

我拔腿往溪邊小路找過去。可惜差一步，尋遍東西北各方小路，沒一路有牠們的蹤影。

循原路直走回去，我在梨樹下發現一個大開的臭鼬洞穴。

臭鼬洞原來是無需屏阻的。任誰都知道它的厲害。誰進去，臭死誰。

或許附近新增了一些農家，家家養狗。夜晚的狗聲吠吠，老遠聽起來覺著四面楚歌。

路過空置多時的臭鼬洞，誰知道，牠們會不會再回來？



翠軒，本名沈珍妮，1967 屆校友，自幼喜愛花花草草，台大歷史系畢業，舊金山
市大與迪安薩市大選修幼教，曾任幼教師，現任大王農場植物組組長兼阿巴桑。